

国际系统的影响： 六大渠道^{*}

唐世平

【内容提要】 基于对既有国际关系和广义社会科学中关于系统、结构以及能动者—结构研究的批判性思维,作者认为国际系统通过六大各具特色且相互作用的渠道影响着国家。这六个渠道分别是:纯物质力量的约束与帮助、学习、物质和观念双重作用下的约束与帮助、人为选择、构建或建构、反社会化。这六大渠道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影响国家的思想、行为以及认同的系统。由于既有的讨论要么依赖于六大渠道中的一个或两个,要么没能足够重视六大渠道之间的互相作用,我们对国家的观念和行为的既有理解并不充分。作者构建的新框架为国际关系中有关国家及其观念和和行为形成的讨论提供了重要思路,从而让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更加清晰和一致。通过重新考察关于现实主义是否很容易被证伪、如何才能被证伪这一辩论,展示了新框架的深刻效用。这一理论框架也对近期国际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系统视角研究的复兴有所助益。

【关键词】 国际系统;能动者—结构;系统方法;社会化

【作者简介】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6)08-0004-33

^{*} 本文批评性地拓展了笔者在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一书第五章中的一个重要讨论。感谢巴里·布赞、蒲晓宇、薛力和杨原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审稿人的意见与建议。本文在丁梦丽和朱铭翻译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当然,文责自负。

一 导论

能动者(个人或集体)与社会(即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问题,^①国际关系领域(以下简称IR)也不例外。^②然而,尽管学界就能动者(agent)如何影响社会系统(system)^③这一问题存在着一个简单(但却粗略)的共识(即能动者通过其观念、行为和互动影响系统),^④但对于系统如何影响能动者(包括影响能动者的观念、身份、文化以及行为)这一问题却并不存在共识,反而存在许多困惑。^⑤因此,我们对社会系统中能动者的观念和行为的理论分析还远远不够,对国际系统中的国家的观念和行为的理解也同样缺乏。

① Norbert Elias,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Oxford: Blackwell, 1991;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1939[1994];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Dennis H. Wrong, "The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26, 1961, pp.183-193;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London: Polity, 1984.

② 不幸的是,作为能动者—系统(agent-system)问题的更为狭义的版本,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已经更多取代了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国际关系领域在内)中的能动者—系统问题。这导致我们的研究长期只关注能动者—结构问题。参见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No.3, 1987, pp.335-370;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Co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Jack Donnelly, "The Elements of the Structure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6, No.4, 2012, pp.609-643; Bear F. Braumoeller, *Great Pow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ystemic Theory in Empi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笔者认为,以更为狭义的能动者—结构问题取代能动者—系统问题已经导致我们对能动者和系统复杂关系的认识趋于片面,而且这种认识常常是扭曲的。参见 Shiping Tang, "International System, Not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gains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ématique in IR,"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7, No.4, 2014, pp.483-506。因此,社会科学家应该接受一种真正的系统方法,而不是接受一种虚假的或最多类似于系统方法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在能动者—结构的的话语中,能动(agency)或行动(action)经常被挑选出来与行为(行为可以由也可以不由人类意志驱动)进行区分。通过使用行为(behavior)一词,笔者认为能动者的行为——不论是自愿、强制还是本能——皆促成了社会系统内的动态变化和社会系统的可能变革。结构主义在此仅仅是指(过度)强调结构约束的理论,而不是指那个(深受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影响)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特殊社会理论流派。

③ system可以译成“系统”或者“体系”。本文一律采用“系统”的译法。这背后的一部分原因是在中文语境下,“国际体系”似乎有点特指“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贬义词。本文中,“系统”是绝对中性的。

④ 在此,笔者强调笔者并不轻视那些力图为能动者或国家如何塑造(国际)系统问题提供更为精确的解读的努力。参见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7; Colin Wight,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5; Bear F. Braumoeller, *Great Pow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ystemic Theory in Empirical Perspective*, 2013。

⑤ 尽管国际系统影响了国家的观念、身份、文化和行为,从而造就了国家,但为了简明起见,除非另有说明,笔者仍会主要聚焦于国家的观念和行为。换言之,广义上的观念可被认为囊括了身份和文化。

基于对国际关系或广义社会科学中既有的关于系统、结构以及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研究的批判性思维,本文认为国际系统通过六大各具特色且相互作用的渠道影响着国家。^① 由此,为了恰当理解国际系统内国家的观念和行为,我们必须将六大渠道全部考虑在内,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只聚焦于其中的一两个渠道或厚此薄彼。

本文的新框架将在三个方面有助于国际政治的理论化。第一,就笔者所知,本框架首次系统展示了国际系统如何塑造国家的观念和行为。第二,本文构建的新框架有助于推进有关国家、国家观念和国家行为形成的讨论,从而使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更加清晰和一致。由此也阐明了为何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间有关国家行为的论战为何毫无成效,从而为理解国家的观念和行为指明更为有效的方向。第三,从更宽泛的视野看,本文的框架也有助于系统方法最近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再次勃兴。^② 毕竟,如果缺乏关于国际系统如何影响国家观念和行为的连贯和系统的论述,任何关于国际关系的系统性理论是不可能充分的。

下文将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给出了社会系统的简短定义,强调社会系统要比能动者和结构(无论以何种方式定义)广泛得多。第三部分界定并详述了国际系统影响国家的六大渠道。第四部分通过回顾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论战来展现本文框架的效用。第五部分指出本文的框架对理解国家的观念和行为的意义。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在进一步阐述之前,需要做以下几点说明。第一,笔者将不会讨论有关如何界定系统理论以及如何用系统方法对人类社会进行整体理论化的棘手问题,尽管笔者在下文简单提及了这些问题。^③ 这些问题太过复杂,在此进行任何简短的论述是不可能

① 六个渠道可以理解为“机制(mechanism)”。笔者之所以避免使用“机制”这一术语,是由于篇幅所限,笔者想要回避界定“机制”的工作。

② 本文构建的框架能够用于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而非仅能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阐述了社会系统如何影响能动者这一问题,见 Shiping Tang, “The Reaches of the Social System: Six Channels,”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790724, 登录时间:2016年7月21日。早一点的讨论,参见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9;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Albany: SUNY Press, 2006;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Bear F. Braumoeller, *Great Pow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ystemic Theory in Empirical Perspective*, 2013; Seva Gunitsky, “Complexity and Theorie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5, No.1, pp.35-63。

③ 对系统论方法的有力辩护,参见 Mario Bunge, *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10。国际关系领域中有关系统理论的近期讨论,参见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2010; Bear F. Braumoeller, *Great Pow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ystemic Theory in Empirical Perspective*, 2013。

的。第二,通过强调(国际)系统而非结构,笔者并不认为在国际关系乃至社会科学领域应该放弃(国际)结构。笔者只是认为,比起国际结构(或能动者—结构问题),国际系统是一个更好的起点,而国际结构只是国际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本文不讨论不直接涉及能动者—系统问题的国际系统变迁理论。^① 第四,由于本文主要讨论国际系统如何影响国家(作为能动者)的问题,除非绝对必要,笔者通常会避免深入讨论关于能动者和社会系统之间关系的大量文献。尽管笔者认为本文阐述的论点也适用于理解社会如何影响个人和集体,但笔者只能就此话题另做详细讨论。^② 第五,在探寻国际系统如何影响国家,包括国家的观念、身份、文化及行为过程中,笔者明确拒绝接受把国家当作外生给定(exogenously given)的观点,尽管为了论述方便,本文的确将国家看作单一行为体(unitary actor)。本文的讨论十分明确:与其他社会能动者一样,国家是社会产物。^③ 第六,通过聚焦于系统如何塑造国家的观念和行为,笔者实际上暗示了作为“外部”环境的国际系统通过诸如行为、利益、能力、意图、决心等国家行为的更直接的驱动力来塑造国家。^④ 第七,尽管笔者以一种理论和道德中立的方式来展示这一新的框架,但本文所提出的框架可以被非中立地运用,这一点在下文有关反社会化的讨论中体现得很明显:笔者强烈赞同国际关系的理论化应更具批判精神的立场。最后,本文也默认当国际系统塑造国家时,被塑造的国家也会反过来塑造国际系统:在系统和能动者之间存在一个完整的“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而这正是由于能动者是系统的一部分。

二 社会系统的概念界定

任何社会都是一个社会系统,因此“社会”和“社会系统”是可以等同的。从静态

①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William R. Thompson, ed., *Systemic Transi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② Shiping Tang, "The Reaches of the Social System: Six Channels,"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790724, 登录时间:2016年7月21日。

③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1939[1994];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Malden: Blackwell, 1990; Hendrik Spruyt, *The Sovereign State and Its Competitors: An Analysis of Systems Chan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hn W. Meyer, John Boli, George M. Thomas and Francisco O. Ramirez, "World Society and the Nation-Stat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3, No.1, 1997, pp.144-181; John W. Meyer, "World Society, Institutional Theories, and the Actor,"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36, No.1, 2010, pp.1-20.

④ Shiping Tang, "Outline of a New Theory of Attribution in IR: Dimensions of Uncertainty and Their Cognitive Challenge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 No.3, 2012, pp.299-338.

的角度看,社会是由能动者或行为体(即个人和集体)、系统层面的“突现(emergent)”属性(无论怎么定义都包括结构)以及物质(physical)环境(包括时间和空间)所组成的系统。^①从动态的角度看,社会包含了系统内所有可能的进程和结果(如观念、行为、互动、关系、机制化、社会化以及内化等)。此外,互动不仅指单元(包括其行为)之间以及能动者和结构之间的互动,单元与物质环境之间的互动也构成了系统内的关键进程。系统内的互动还进一步产生了系统内的突现趋势(如工业化、殖民化、去殖民化、现代化、全球化、全球变暖、民族主义潮流以及民主化),而这些趋势都是至关重要的系统属性。^②

总之,社会系统所展现出来的系统(包括突现)属性并不能简单地还原成系统内个体能动者或其他成分之和。^③在一个系统内,由于结构仅仅体现了某一具体方面的系统层面属性,因此,一个社会拥有一个结构这一事实只是社会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体能动者或其他成分之和的根本原因之一。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国际系统,如图1所示。

在此,必须明确指出,虽然我对社会系统或社会的定义在字面上确实是无所不包,但笔者并不认为我们每次都要将所有的东西理论化。事实恰好相反,正是由于社会系统极其复杂,我们就只能在排除一部分之后对剩余部分进行理论探索。然而,只有牢记系统整体,而不是伪称系统仅包括我们想要理论化的部分,我们才能更好地避开理论盲点。

同时,(国际)结构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④由于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已经详细讨论了结构问题,在此不再去给结构下定义。^⑤笔者只是主张,无论怎么定义,(国际)结构都只是(国际)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无疑是关键的部分),而不是整个(国际)系统。只要我们承认结构只是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系统的全部,接下来的论证就能成立。

① 由于英国学派强调了“国际系统”和“国际社会”的区别,因而笔者只会使用“国际系统”一词。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笔者把社会当成一个系统的定义主要参照了邦奇的定义(Mario Bunge, *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 p.21, p.264)。邦奇认为系统拥有“成分、环境、结构”。在此,没有必要对整个国际系统与其他次级系统(如地区系统)做出区分。

② Mario Bunge, *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 pp.19-46, pp.264-281.

③ Mario Bunge, *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 chapter 10;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1997.

④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9; Co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2006; Jack Donnelly, “The Elements of the Structure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 pp.609-643.

⑤ Shiping Tang, “International System, Not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gains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ématique in IR,” pp.483-5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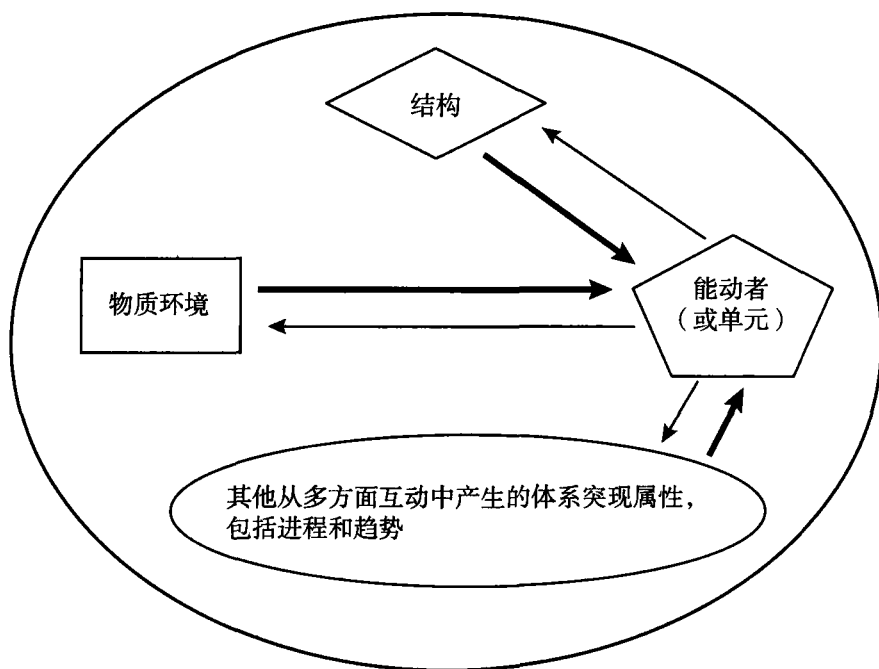


图1 国际系统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尽管此处的讨论主要涉及系统如何影响能动者(例如国家)的问题,但为了完整起见,笔者也呈现出了另一个方向(即能动者如何通过其观念和行为影响系统的其他成分)。为了反映系统在任何给定时间内一般会比能动者更强大这一事实,前者由较粗的箭头表示,而后者由较细的箭头表示。

根据本文给出的较为全面的社会系统定义,其他现行定义显然大多都是不完整的。最值得注意的是,继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之后,除了对能力在国家间的(相对)分配有所考虑之外,许多国际系统的定义都遗漏了物质环境。^①例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给出的系统定义就只包含了“单元、互动和结构”。^②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论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他的国际系统定义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Addison-Wesley, 1979, p.79; Daniel H. Deudney, *Bounding Power: Republican Security Theory from the Polis to the Global Vill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②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p.18.

与华尔兹的定义实际上暗含相似性。^①

此外,尽管现行的国际系统定义大多已经承认系统内存在着若干进程,但还是太过局限。^② 最明显的一点是,虽然一些大趋势已经成为塑造国家的最强动力,而且国家无论如何都必须回应这些趋势,但大部分的现行定义依然忽略了它们,包括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全球变暖以及民主化这些大趋势。

三 国际体系影响国家的六大渠道:一个新框架

自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的控制论之后,社会科学中的系统理论显然经历了一个不光彩的衰落。^③ 然而,系统方法却从未离开我们。这是因为,只有使用系统方法,我们才有可能理解社会系统。^④ 因此,系统方法在包括国际关系学科在内的^⑤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再次勃兴并不令人吃惊。^⑥ 这些既有讨论都免不了涉及系统如何影响能动者的问题,但遗憾的是都没有明确地阐述

①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9.

②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1993.

③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5; David Easton,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1979]; Bear F. Braumoeller, *Great Pow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ystemic Theory in Empirical Perspective*, pp.10-15.

④ Mario Bunge, *Finding Philosophy in Social Science*, chapter 10.

⑤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1997;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9;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sation*, 2004;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2006; Mathias Albert, Lars-Erik Cederman and Alexander Wendt, eds., *New Systems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 2010; Bear F. Braumoeller, *Great Pow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Systemic Theory in Empirical Perspective*, 2013; Seva Gunitsky, "Complexity and Theorie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35-63.

⑥ 简短回顾可参见 Andreas Pickel, "Rethinking Systems Theory: A Programmatic Introduction,"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37, No.4, 2007, pp.391-407,以及《社会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pecial issue, December 2007)。尽管大卫·伊斯顿一贯坚持采用(一般)系统方法研究政治系统,但他主要是对整个系统的稳定和变迁感兴趣。参见 David Easton,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1979]。因此,他的讨论与笔者此处的关切略有背离。伊斯顿的系统思想大多基于控制论(cybernetics,即从输入到输出),在他看来,系统主要是处理从输入到输出的机制。另外,伊斯顿将“输入”和“输出”的概念严格限定为需求和支持(作为输入)以及国家政策和国家行为(作为输出)。更何况不夸张地说,甚至连伊斯顿对(政治)系统的定义都面临着大量争论。参见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5。关于不甚赞同过度依赖基于能动者(agent)建模(ABM)的“复杂系统理论(complex system theory)”的早期评论可参见 David C. Ernest and James N. Rosenau, "Signifying Nothing: What Complex Systems Theory Can and Cannot Tell Us About Global Politics," in Neil E. Harrison, ed., *Complexity in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 New Paradigm*, pp.143-163。

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性框架。

基于对国际关系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关于系统、结构以及能动者—结构问题的既有讨论的批判性思维,这一部分会对国际系统影响国家(能动者的关键类型)的六大渠道进行界定。^①第一个渠道是纯自然或物质力量的约束和帮助(constraining and enabling by purely physical or material forces)。随后四个渠道是学习(learning)、物质力量与观念力量相互作用下的约束/帮助(constraining/enabling by the interplay of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forces)、人为选择(artificial selection)以及构成/构建(constituting/constructing),这四个渠道组成了我们通常所指的广义上的“社会化”。^②第六个渠道是“反社会化(anti-socialization)”,这一渠道一直为大部分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以及社会科学家所忽视。^③

①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1939[1994];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1979;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1984;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9;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1997;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9; Colin Wight, *Agents,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s as Ontology*, 2006;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尽管社会化对于更宽泛的描述是有用的,但它对准确理解系统如何塑造能动者这一问题而言过于粗糙。参见 Jeffrey T. Checkel,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3, 2001, pp.553-588; Jeffrey T. Checkel, “Introduction,” in Jeffrey T. Checkel, 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3-27; Ays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国际关系领域中关于社会化的早期论述,参见 G. 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 Kupchan, “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4, No.3, 1990, pp.283-315; Kai Alderson, “Making Sense of State Social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7, No.3, 2001, pp.415-433;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rea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ocial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5, No.4, 2001, pp.487-515;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Jeffrey T. Checkel,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pp.553-588; Jeffrey T. Checkel, “Introduction,” in Jeffrey T. Checkel, 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pp.3-27; Ays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2011。参见下文第五部分的详细论述。

③ 有英文读者认为,“counter-socialization”比起“anti-socialization”是一个更好的标签。笔者认为,“counter-socialization”有“socialization in the opposing direction”的含义。与之相较,笔者想用“反社会化(anti-socialization)”一词彰显个体对社会化的反抗之义,而不关心这种反抗是否带有影响其他人的意图。笔者没有使用“反抗(resistance)”这一被使用较多的术语,是因为“反抗”既可意指物质(physical)反抗,也可意指观念(ideational)反抗,但只有对系统中主流观念的观念性反抗(或抗争 struggle)才能称为反社会化(anti-socialization)。物质反抗可大致等同于“制衡(balancing)”这一现实主义术语,进而可归于“物质和观念力量相互作用的约束/帮助(constraining/enabling by the interplay of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forces)”范畴。因而,“反社会化(anti-socialization)”也不同于现实主义的“制衡”概念。两个例外参见 Randall 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6, No.1, 2012, pp.41-72; Charlotte Epstein, “Stop Telling Us How to Behave: Socialization or Infant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13, No.2, 2012, pp.135-145。

在此,需要做出另一关键说明。由于第一个渠道是纯物质性的,因此它能够在没有任何来自能动者的输入的情况下运作。相反,其余五个渠道都需要观念力量和物质力量的输入,因此也就需要能动者以观念、行为以及互动的形式进行输入。因此,在谈及后五个渠道时,尽管我们是在探讨系统如何影响能动者的问题,但我们事实上是在讨论系统如何“因为行动者本身”而影响行动者的。^①

(一) 约束/帮助:纯物质性作用

“约束/帮助”这对概念是由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尽管这两位作者将他们的讨论只局限于结构(社会的,因而大多是观念的)如何塑造能动者的问题上。^②然而,我们也可以将约束/帮助这一渠道延伸至讨论(作为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的)物质环境如何塑造能动者的问题上。实际上,我们必须把约束/帮助这一渠道延伸到讨论物质环境与能动者的互动以及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上: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许多关于能动者—结构问题的论述中——从帕森斯到吉登斯再到温特——避免掉入隐式的(implicit)或显式的(explicit)唯观念主义(ideationalism)的陷阱。^③

仅是物质环境的约束或帮助显然与整个社会系统的约束或帮助之间存在重大区别:前者在没有人类的精神活动和观念力量输入时依然会起作用,而后者只有在接收到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双重输入时才可以发生作用。因此,不管我们能否发现这些约束和帮助,前者都能发生作用,而后者通常只在接收了某些人类精神活动的输入后才会起作用。^④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前和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敢于不借助任何工具飞行的人类一定会撞回地面。同样,氧气被发现之前和之后的漫长时间里,我们一直

① 注意,这种立场也使我们避免落入“过度社会化的人”的功能主义陷阱:能动者并不是僵尸。也可参见下文关于反社会化的论述。参见 Dennis H. Wrong, “The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ology,” pp.183–193; Roy Bhaskar,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 London: Routledge, 1979 [1998], esp. chapter 2–3;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1939[1994];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1979;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1984.

② Michel Foucault, *Power*, in James D. Faubion, ed.,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 3,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1979;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1984.

③ Talcott Parsons, *The Soci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1979;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1984;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9.

④ 纯物质的“约束和帮助”要比需要观念(和物质)输入的“约束和帮助”更具本体论的优先性。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 Shiping Tang, “Foundational Paradigms of Social Sciences,”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41, No.2, 2011, pp.211–249; Shiping Tang, “Priority Versus Weight in Social Sciences: Ontological and Epistemological,” https://www.academia.edu/10083479/Priority_versus_Weight_in_Social_Sciences_Ontological_and_Epistemological, 登录时间:2016年7月21日。

靠着氧气生存,而且依然无法离开氧气。丹尼尔·杜德尼(Daniel H. Deudney)很好地把握了这一普遍动态:“大自然的物质环境现实要么阻碍了要么帮助了(enable)至关重要和反复出现的人类目标……因为人类是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下构思和执行计划的,这些物质环境会以多种方式呈现在人类面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各种人类计划的可行性。”^①

最根本的是,物质环境约束了人类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能做的事情。一群居住在沙漠的人不可能想象出来一艘船,也不可能生产出一艘船,更不用说去航海,而一群居住在河边和海边的人终会习得游泳,之后学会航行。同样地,前者不可能去学习钓鱼,后者却很有可能学会钓鱼。即使是今天,人类仍不能像鸟一样飞翔,我们依然困于地球而不是生活在外太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公元1500年之前,地球上最发达的文明中心全都位于欧亚大陆,因为只有欧亚大陆才拥有发展广阔的定居农业的生物学和地理学基础。^②

同时,物质环境也使得人类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能够做到一些事情。不言而喻,空气、水和其他东西使人类能够生存。物质环境还能激发人类智力去克服一些物质障碍。一旦人类凭借智力发明了一些能够利用蕴藏在物质环境中的能量的手段,物质环境起到的帮助作用就会更大。正因如此,在实现远洋航行之后,环绕着人类的海洋才使远程贸易、殖民扩张以及最终的全球化成为可能。同理,在人类研制出更有效地利用太阳能的专门技术之后,阳光才使太阳能产业成为可能。

另外,物质环境对人口迁移、观念传播(包括技术)以及疾病传播起到了约束和帮助双重作用。长期以来,海洋以及其他地理和气候因素一直阻碍了重要家畜和主要作物以及相关的农业科技从欧亚大陆向澳洲和美洲扩散。因此,澳洲和美洲这些大陆始终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直到公元1500年的人类航海活动才开始改变这一局面。^③

就国际关系领域而言,地理首先对人类群体(如国家)之间能否彼此互动以及互动的频率和方式起到约束和帮助双重作用。在实现跨洋航行之前,相隔遥远的群体之间的互动(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是非常罕见的。因此,那些隔着海洋的群体之间不

① 遗憾的是,尽管杜德尼强调物质环境的“约束和允许(restraining and empowering)”,但他所认为的物质“约束和允许”实际上包含了物质输入和观念输入,因为他也强调了受地理和技术影响的“暴力相互依赖(violence interdependence)”。参见 Daniel H. Deudney, *Bounding Power: Republican Security Theory from the Polis to the Global Village*, pp.17-18。

② Jared M.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1997; Shiping Tang, “Eurasia Advantage, Not Genetic Diversity: Against Ashraf and Galor’s ‘Genetic Diversity’ Hypothesis,”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Vol.41, No.1, 2016, pp.287-327.

③ Jared M.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1997.

会发生战争,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这种能力。在实现跨洋航行之前,即使是相距不太远的群体之间也大都必须在陆地上展开互动,就此而言,如同骆驼是使远程贸易更为便利的决定性因素一样(如丝绸之路),马也常常是使远距离作战更为便利的决定性因素(如蒙古人征服了中国,之后又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片中心地带)。

最后,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的自然选择可归于物质的约束和帮助范畴。

(二) 学习

由于学习对能动者而言是理解系统的关键,也是能动者在理解系统之后相应地修改其观念和行为的关键,因此,学习是国际系统塑造能动者的第二个最基本的渠道。只有能动者对系统(如系统的属性)多少有些认识,才不会没有思想地存在下去,其行为才不会仅受本能驱使。此外,倘若丧失了人类独有的学习能力,我们就只能像其他物种一样受制于物质环境的残酷制约。倘若丧失了人类独有的学习能力,我们也无法创造出如此之多的(好的或坏的)观念,更无法运用这些观念重塑人类环境和人类自身。因此,毫无疑问,继物质性的约束和帮助渠道之后,学习是国际系统影响国家的第二个最基本渠道。

从广义上说,学习既是能动者产生和选择新观点的过程,也是能动者保留或加强老观念的过程。^① 学习因而体现出了一种(社会)演化的过程。^② 学习并不必然导致观念的变迁:它可能只是加强了现有观念。学习也并不必然导致行为的变迁,尽管行为变迁常常在学习之后出现,从而会体现出某种形式的学习。^③ 最后,由于人类学到的知识可能并不是客观正确的,因此,至少在短期内,学习也不会必然提高人类福利。

依照不同的维度,我们可以将学习划为不同的类别,而且这些不同的学习进程是互相重叠的。^④ 首先,我们可以将学习划分为负面学习和正面学习。负面学习是指从自己或他人的负面经历中学习,而这些负面经历是从能动者与其他单元和系统中其他成分之间(如结构和物质环境)的互动中产生的。正面学习(又称效法或模仿)是指从

① Jack S. 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2, 1994, p.283.

② Donald T. Campbell,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in Paul Arthur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La Salle: Open Court, 1974, pp.413-463;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Routledge, 1937 [1959]; Karl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1963 [1991].

③ Jack S. 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pp.289-291.

④ Jack S. 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pp.279-312; 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A Framework for Studying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3-45.

自己或其他人“成功”的观念、行为、文化和机制中学习。由于我们一般从负面经历中学到更多,因此,负面学习(即使没比正面学习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很可能与正面学习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恰如民谚所云:“失败是成功之母。”^①

我们也可以将学习划分为个体学习和集体学习。但是,严格来说,集体是不会学习的:只有组成集体的个体才会学习。因此,集体学习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体学习。当所有的个体接受了某一个体创造或输入的观念或(且)将这种观念加以内化时(或至少遵从这个观念而不去公开挑战它),集体学习才是完整的。当然,由于一个集体中总有一些个体会质疑他人观点,并拒绝接受这些观点,或(且)不愿将这些观点加以内化,因此,集体学习几乎总是不完整的。

集体背景下的正面学习概念与建构主义的“社会学习”和“社会化”概念有些重叠。^②但我们需要避免使用社会学习和社会化这样的模糊概念。社会学习这一概念即使不存在矛盾含混之处,也属于用词不当,因为几乎所有的人类学习都具有社会性。同时,建构主义的社会化概念不仅是一个过于粗糙(blunt)的术语,而且还同时代指了两大进程:一是指在没有把他人观点(包括社会规范)加以内化的情况下遵从这些观点(“软/浅”社会化);二是在将他人观点加以内化之后遵从这些观点(“硬/深”社会化)。正面学习很显然能更好地把握前一种社会化的意思,而构成/建构很显然能够更好地把握后一种社会化的意思,即当能动者将某一观念加以内化时,能动者就会被这个观念构成或建构。

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或他人的经历中学习(即替代学习)。虽然与从他人的经历(尤其是负面经历)中学习相比,我们从自身经历中学习的成本常常会更高,但后者的效果往往比前者更显著,这是由于人类思维具有启发性(heuristic)和自我性(egoistic)。

最后,我们应该摒弃将学习划分为“战术(tactic)学习”(有时也称为模仿或效法)和“适应性/策略性(adaptive/strategic)学习”的做法。^③这一划分方法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任何种类的学习都潜在地具有策略性和适应性。此外,这种划分方法只能在事后(ex post)使用,因此,当我们将这种方法用于解释行为体的观念和行为变迁时,

① 显然,负面学习明确地包含了负面选择(negative selection)的因素。参见下文有关人为选择的论述。

② 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A Framework for Studying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pp.29-65;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rea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ocial Environment,” pp.487-515; Jeffrey T. Checkel, “Introduction,” in Jeffrey T. Checkel, 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pp.5-14; Shogo Suzuki,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China and Japan's Encounter with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9, chapter 1.

③ Richard Ned Lebow, “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ailure of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8, No.2, 1994, pp.273-276.

很容易造成循环论证。

在国际政治(包括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正面学习形式或许当属效法他国(地区)成功的军事技术和组织规则。^① 正面学习也会以其他的形式发生,例如学习成功国家(地区)在管理市场方面的产权协定。因此,在日本开创“发展型国家”模式之后,亚洲四小龙和亚洲四小虎(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又成功效仿了这一模式,一些其他的后发国家(如中国和越南)随后也把这些国家(地区)当作模板。^② 不幸的是,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后,美国在武力使用上变得更加大胆,“彻底摆脱了越南综合征(Vietnam Syndrome)”。^③

在国际政治中,负面学习与正面学习同样普遍而有力。杰弗里·勒格罗(Jeffrey W. Legro)有力地论证过,在存在许多问题的情况下,国家更有可能进行政策调整和转型。^④ 所以,当苏联经济日益陷入停滞并变得越来越脆弱时,苏联政府才开始认真考虑改革的必要性。^⑤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总能从自身不愉快的经历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建立在民族优越感、自豪感和信念基础上的认知失调常会阻碍国家从负面经历中学习甚或促使国家吸取错误的教训。^⑥

(三)约束/帮助:物质与观念双重作用

如前所述,在提及社会结构如何影响能动者的问题时,福柯和吉登斯都强调了社会结构兼具约束和帮助的作用。^⑦ 社会结构之所以有约束作用,是因为结构包含了许多正式的规则(机制)和非正式的规则(如规范、禁忌等),而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之所以有约束作用,是因为它们有惩罚性的权力作为后盾。同时,社会系统的观念性结构也具有帮助作用,因为这种观念性结构使我们在做决定时不需要审视完所有的“可能”选项。^⑧

能动者会通过建立在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基础上的观念和行动彼此牵制,相互帮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27; Joao Rosende-Santos, *Neorealism, States, and the Modern Mass Ar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Chalmers A.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③ 莫琳·多德引用老布什总统的话“战争使国民认识了一位更强硬的布什”(New York Times, March 2, 1991)。

④ Jeffrey W. Legro, *Rethinking the Worl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⑤ Randall L. Schweller and William Wohlforth, “Power Test: Evaluating Realism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9, No.3, 2000, pp.60-107.

⑥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Robert Jervis, “Understanding Belief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7, No.5, 2006, pp.641-662.

⑦ Michel Foucault, *Power*;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1979;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1984.

⑧ Shipping Tang,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2011.

助。盟友会促使能动者按照某些方式行事(例如坚决反对敌对国)。同时,盟友也会约束能动者:盟友可能会阻止能动者不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过分挑衅)。同样地,正如主张均势或威胁平衡的理论家始终坚持主张的那样,敌手自然也会阻止能动者不去做一些事情。^①同时,敌手也能帮助能动者操控盟友。^②

约束和帮助更为微妙的层面体现在一国可以拥有选择权(而不是只能选择与交恶双方中的一方结盟)或一国能够使其他国家变成潜在的盟友或潜在的敌人。如果一国能够在交恶双方中选择适宜中立或等距离的立场,那么该国会因此拥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样,倘若一国能使其他国家变成潜在的盟友,那么该国也会因此拥有更多制约他国——无论是盟友还是对手——的筹码。^③

国际系统中的其他成分也能对国家起到约束和帮助的双重作用。正如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者准确叙述的那样,在一个(地区)国际系统内,成立的(地区性)组织以及普遍性的规范确实约束和帮助了国家的选择。^④为了约束和帮助成员国的选择,欧盟制定了许多规则,还成立了一些专门机构,其他地区也开始模仿这一做法。在全球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华盛顿共识”至少在数十年内会主要决定一国要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的救助需要什么样的经济“重建”措施。这一事实无疑是系统的约束和帮助作用的最明显证据。

(四)人为选择

在人类系统中,我们不仅面临着专门依靠物质力量运行的自然选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面临同时依靠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运行的人为选择。^⑤我们可以将社会系统中的人为选择划分为两类(或两层)。^⑥第一种是我们通过思想训练来淘汰和保留一些具体观念(以及受观念驱动的行为)。很显然,这种人为选择几乎总是存在,而且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27.

②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1997.

③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1997.

④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1989; 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A Framework for Studying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pp.29-65.

⑤ 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hiping Tang, "Toward Generalized Evolutionism: Beyond Generalized Darwinism and Its Crit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forthcoming), 2017.

⑥ 尽管温特准确地意识到社会系统中存在着两个层级的人为选择,但他的“文化选择(cultural selection)”概念实则是指通过模仿和(社会)学习进行的继承或传播,而不是选择本身。温特还错误地将“模仿”和“社会学习”一同归于“文化选择”的标签下,而这两者实际上都应归于学习范畴。参见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100-101, pp.318-336.

它常常能够瞬间发生,这类选择可以归于上文提到的负面学习范畴。因而,下文所述的人为选择则是指第二种类型的选择。

第二种人为选择有两种形式:较强形式的选择和较弱形式的选择。较强形式的人为选择是指依据能动者的表型(phenotypes)或特征进行筛选,从而淘汰或保留系统中的某些能动者(例如一国因战争而消亡)。这种进程通常一并消除了那些被淘汰国家所持有的观念和行为。^① 较弱形式的人为选择是指能动者若做了以下三件事就会遭到惩罚:(1)误读物质环境;(2)在系统内,不按照从自身或他人经历中学到的好的经验行事;(3)违背系统中的规则(无论规范与否)。第二种人为选择正是华尔兹所谓的“选择”,尽管他很可能会否认在国际关系中违背国际规则和规范的行为会带来很高的成本。^② 国际关系理论家也大多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生物和社会系统中,人为选择的压力主要来源之一是能动者对自身所处的物质环境的误读。^③

纵观定居农业(也称新石器革命)出现以来丰富的人类历史,在群体层面上,较强形式的人为选择一直是施加在不同人类群体上的最强选择力量。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战争首先在几个古代次级系统(例如两河流域、埃及、中国、古秘鲁、墨西哥中部以及古安纳托利亚)中源起,之后,战事又拓展到了其他次级系统(如欧洲、印度、迦南)。在大约1945年之前,征服战争一直席卷和掠夺着世界各地。^④ 在这一过程中,绝大部分的人类群体要么灭亡了,要么被征服并被纳入了其他幸存的群体。据估计,公元前1000年,世界上存在着60万个独立的政治实体。^⑤ 如今,世界上却只存在着200个左右的政治实体。不论从哪种标准来看,这种征服战争(作为一种人为

① 温特将这种人为选择进程错误地贴上了“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标签。如江忆恩所言,在华尔兹的框架下,“社会化”与通过竞争的“选择”是一样的。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rea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ocial Environment,” p.489;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100-101; Randall L. Schweller and William Wohlforth, “Power Test: Evaluating Realism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p.78-80.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73-77, pp.118-119;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30-331.

③ Daniel H. Deudney, *Bounding Power: Republican Security Theory from the Polis to the Global Village*, 2007.

④ Sh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2; John Keegan, *A History of Warfa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Lawrence H. Keeley,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The Myth of the Peaceful Sav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Jared M.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1997; William J. Hamblin, *Warfar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o 1600 BC: Holy Warriors at the Dawn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2006.

⑤ Robert L. Carneiro, “Political Expansion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ompetitive Exclusion,” in R. Cohen and E. R. Service, eds., *Origins of the State: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al Evolution*,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78, p.213.

选择力量)是塑造人类历史最为关键的力量之一。

令人欣慰的是,至少自1945年以来,作为一种残酷的人为选择力量,征服战争已经大大减少。^①就这一点而论,当今国际系统中的能动者犯得起更多的错误,它们不会因此遭到淘汰的命运。然而,即使这种选择力量没有淘汰一些能动者,也对政治单元的构成、模式和组织形式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以被研究最多的公元900年后的欧洲系统为例,由于欧洲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考虑到战争中的实际情况,欧洲系统中的政治单元必须选择具有某种特征的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支由臣民(之后是公民)组成的常备军,建立强大的资源攫取机器和官僚机构,通过国民教育或者其他手段向臣民灌输民族主义。最终,只有一类政治单元(即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幸存。^②随着欧洲殖民扩张时代的到来,现代民族国家所具备的这些特征又扩散到了世界其他地区。^③

第二种形式的人为选择则以一些不那么残酷的形式发挥作用。二战后,国际组织、国际机制(正规的规则或机制)和国际规范如今成为国际系统中一股强大的选择力量。随着国际组织越来越多,无法加入这些组织(特别是强大的组织)的国家处于严重劣势。同时,随着创建的国际规则(或机制)越来越多,不愿遵守这些规则和规范的国家也常常会遭到惩罚。例如,萨达姆确因入侵科威特遭到了打击;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不管多么痛苦和不情愿,印尼也必须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处方。

另一种形式的人为选择力量可以是一些突现趋势,它们有时以技术突破的形式出现,有时以依靠新科技的人类互动的新形式出现(如远距离贸易、即时通信)。通信技术与当今互联网(先是有线现在是无线)的出现成为一股塑造国家行为的强大选择力量。在当今即时通信的时代,国家已经无法佯装不知其他国家的反应。同样,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意味着进口替代战略已不再可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与第一种人为选择(对观念的选择)相比,第二种人为选择更不规律,也更为缓慢。除此之外,第二种人为选择并非一定要彻底淘汰某一特定的行为(特质)或能动者:在特定的系统内,不同类型的行为和能动者在给定时间内是可以共存的。

① Robert Jervis, "Theories of War in an Era of Leading-Power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6, No.1, 2002, pp.1-14; Sh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2-3.

②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1939[1994];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1990; Hendrik Spruyt, *The Sovereign State and Its Competitors: An Analysis of Systems Change*, 1994.

③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Hendrik Spruyt,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Westphalian System: The Normative Basis of the Modern State Or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 No.2, 2000, pp.65-92; Antony Anghie,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五) 构成/建构

我们可以把(对能动者的)构成或建构分为两大类或两大层:以系统为中心(system-centered)的构成或建构和以能动者的互动为中心(agents' interaction-centered)的构成或建构。依照福柯式(Foucauldian)的理解,以系统为中心对能动者的建构是指能动者有意识地将观念(规范、机制、记忆、行为准则、自我认同等)加以内化的过程,也是指能动者无意识地被国际系统内观念逐渐渗透的过程。^①如社会心理学的群际关系理论所一直强调的那样,以能动者为中心对能动者的建构是指能动者在彼此互动中有意无意地持续建构自己(或彼此)的过程。^②

在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系统建构能动者的进程和系统被建构的进程区分开来。后者是指能动者的行为以及能动者与系统的互动共同建构或重塑系统的进程。而前者则是能动者的观念和行为被系统塑造的进程。毫无疑问,这两项进程会持续地互相作用,进而“互构”彼此:能动者不断地通过自身行为和自己与系统的互动建构系统,同时,被不断构建的系统又会反过来重塑能动者的观念和行为。但是,叠加这两种进程会有陷入逻辑循环(logical circularity)的风险。

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过程是用来说明能动者通过与系统互动建构自身和其他能动者的最好例子。通过考察中国、日本、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以及土耳其等国家,铃木胜吾(Shogo Suzuki)和艾斯·扎拉科尔(Ayse Zarakol)巧妙地展示了这些非西方国家开始面对西方所主导的系统时是如何重建自身和西方国家形象(image),又是如何把这些形象加以内化的。^③同时,当西方开始统治世界其他地区时,它们也同样重建了自身和其他国家的形象,并将这些形象加以内化。^④非西方国家倾向于将自身形象建构或内化为受害者/模仿者/耻辱者/劣等国,而将西方国家的形象建构或内化成入侵者/老师/强者/优等国。与之相对,西方国家倾向于将自身形象建构和内化成

① 当然,有意识的内化和无意识的渗透常常在社会系统内彼此互相强化,因而将两项进程清晰地区分开来并不容易。参见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1939[1994]; Michel Foucault, *Power*; John W. Meyer, "World Society, Institutional Theories, and the Actor," pp.1-20。

② 如下文第五部分所述,“构成”传统上属于建构主义的领域。参见 Henri Tajfel,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33, 1982, pp.1-39;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1939[1994];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7;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 Shogo Suzuki,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China and Japan's Encounter with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2009; Ays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2011。

④ Edward Keene, *Beyond Anarchica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hn M. Hobson and Jason C. Sharman, "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Tracing the Social Logics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1, No.1, 2005, pp.63-98。

文明国家,而将非西方国家的形象建构或内化成顽固和未开化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交会的双方都从根本上被建构。通常来说,非西方国家在获得全新的自我形象(self-images)和他人形象(images of the other)后,会酝酿出不安、焦虑、耻辱、愤怒、沮丧等情绪,还会在它们与西方国家之间和它们内部酝酿出冲突(例如1895年后的中国和日本)。

当能动者与其他能动者开展互动时,通常需要建构自己与他人的新形象和新身份,这种建构有时候符合他人喜好,有时候符合自己的喜好,但更多的时候是两者的混合。^①在这一过程中,能动者需要通过不停的正面学习或负面学习来调整自己的形象、修辞、行为和他人的形象。

这种通过与其他能动者的互动建构自己(或他人)的过程在暴力冲突后的国际和解(reconciliation)上体现得最明显。倘若两位昔日的敌人想要彼此达成和解,那么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必须建构出自己和对方的新形象。因此,之前否认自己犯过错的国家需要通过真诚的道歉为自己建构出(或承认)过错方的崭新形象。在这一过程中,过错方还需要为昔日的受害者构建出崭新的正义者形象。如同镜像(mirror image)一样,昔日的受害者需要为自己建构出位于道义高点的形象。倘若过错方已经对受害者的损失做出了真诚的道歉,也进行了相应的赔偿,那么昔日的受害者也需要为过错方建构出更加仁慈的崭新形象。可以说,重塑自身和昔日敌手的身分是国际(或群体之间)和解的关键。^②

(六)反社会化

反社会化是指能动者有意识地反抗来自系统的社会化压力的进程。反社会化几乎存在于任何具有最低程度社会化的社会系统中。^③因此,反社会化是社会化名副其实的辩证产物:没有社会化,就没有反社会化。^④

① Henri Tajfel,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1-39;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9;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2009.

② Shiping Tang, "Review Article: 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narchy," *World Politics*, Vol.63, No.4, 2011, pp.713-751.

③ 康德首先把握住了反社会化的动力(即“非社会的社交性”),而弗洛伊德提醒我们生物本能可能是反社会化动力的一部分(参见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1939[1994])。即使如涂尔干、帕森斯以及默顿这样的结构功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反社会化(的结果,即社会的异常、失范和反常)的存在: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一直不愿承认反社会化是一种“常态”。关于社会失范(anomie)的经典论述,参见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pp.131-194。当然,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政治理论家(如葛兰西)以及有福柯式传统的理论家(如福柯)也都一直坚持倡导身体和观念的双重“反抗”,但这与记录了真实的反抗或反社会化的文献有所不同,参见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反社会化和“失范”理应区分开来:作为渠道的反社会化是作为结果的社会失范的前提,但社会失范通常是多个渠道共同造成的。

④ Shiping Tang,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2011.

在这里,重要的是承认反社会化并不必然受到能动者想要重塑系统(更不用说推翻现有系统并建立新系统)或想要将其他能动者“社会化”的欲望驱动。即使是成功的反社会化行动也不必然导致系统的转化。转变或推翻一个系统(无论是否建立一个新的系统)的反社会化行动需要更多的投入,也需要更大的力度。

在人类刚刚开始群体生活时,制度结构是很稀疏的。社会化也因此相对较弱,反社会化甚至可能更弱。然而,当社会的制度结构变得更加紧密也更加严格时,社会化就变得更为普遍,也更加令人窒息。通过对能动者的教导和渗透——向来以权力为后盾——社会的机制化程度与日俱增,这必然会迫使一些单元走向反社会化。恰如福柯所言,“只要存在权力关系,就存在反抗的可能性”。^①

在国际关系理论化的过程中,呼吁非西方视角甚至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标志着对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地位的反抗。^②最近,一些中国学者基于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实力的上升对世界秩序进行(重新)概念化,也反映了一些中国学者对与西方价值观密不可分的现行国际秩序的有意识的反抗。^③“依附论”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大辩论都属于抵抗(标榜是价值中立的)西方观念和偏见长期主导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尝试。^④

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尽管多数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都学习了西方的大部分技术,也将西方的许多观念和实践加以内化,但它们都反抗过当今(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指导下的部分社会化进程。^⑤南南合作和新近成立的金砖国家组织都反映出发展中国家想要反抗超出传统均势并以西方为中心的现行秩序的要求和尝试。讽刺的是,尽管一些相对较为强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的反抗可能较

① 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awrence D. Kirtzman, London: Routledge, 1988, p.123.

② Mohammed Ayoob, “Inequality and Theoriz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ase for Subaltern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 No.3, 2002, pp.27-48; David A. Kang, “Getting Asia Wrong: 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2003, pp.57-85;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9.

③ 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0, No.4, 2008, pp.749-761; Florian Schneider, “Reconceptualising World Order: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and Its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0, No.4, 2014, pp.683-703.

④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Knopf, 1993.

⑤ 扎拉科尔没能指出,对那些(身为外来者)被“污名化(stigmatized)”的非西方国家来说,反社会化也是一种可行策略。参见 Ays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2011。

为激烈,但那些封闭的国家(如朝鲜、古巴)对社会化的反抗却更加彻底。

反社会化可以是反抗社会系统内的一些突现属性,尤其是突现趋势。这些反抗突现趋势的反社会化行为通常以社会运动和社会辩论的形式出现。因此,如同两个世纪前卢德派(Luddites)抵制机械化一样,当今发达国家的工人也开始抵制(作为全球化一部分的)向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如今是服务)转移。到目前为止,在欧洲内部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中,英国和挪威仍拒绝追随这一趋势。有几分相似的是,古巴和朝鲜仍维持着严格的计划经济;而在民主化的浪潮下,许多或多或少带有威权色彩的国家都保留了非民主的特性。^①

四 新框架的效用:举例说明

尽管各类“主义(isms)”之间的大辩论已经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论化无太多裨益,但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在国关理论的入门课程中最先学到的一类知识仍是各种“主义”。^②因此,通过论证所有的“主义”都忽略了一个或多个渠道,并证明掌握全部六个渠道会对我们理解国际系统如何影响能动者这一问题大有助益,笔者便能证明本文的新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教学价值。通过探讨依然持续的关于现实主义的论战,本节旨在展现新框架的效用。^③由于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没有掌握前文提到的六大渠道,也没能认识到这六大渠道对理解国家行为的意义,因而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一直没能增进这场争论本可以增进的知识。

一方面,现实主义的许多批评者认为,只要国家的行为与现实主义基于学习和选择(selection-based)所做预测或给出的处方(prescriptions)与结果不符,现实主义就是无效的。^④这反映出现实主义的批评者没有意识到惩罚(有时是死亡)这样的(负面)

①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② David A. Lake, "Why 'isms' 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3, 2011, pp.465-480.

③ 以针对现实主义的论战为例来说明新框架的效用并不意味着笔者反对现实主义本身。实际上,笔者为现实主义做了切实的贡献。笔者当然也可以轻易地以针对建构主义或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论战为例进行说明,但这么做也不会增添更多价值。

④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pp.182-183; Richard Ned Lebow, "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ailure of Realism," p.274; 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116-123;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1997, pp.899-912.

选择方式在现实主义理论中占据的中心地位。

自华尔兹以来,现实主义者都明确强调了学习和惩罚(负面)选择方式在塑造国家行为方面的作用。^① 因此,现实主义“不仅关注行为的后果(consequences),也关注行为的决定因素(determinants)”。^② 基于此,国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处方行事(即现实主义没能预测国家的行为)这一事实并不能自动证明现实主义本身有误。这不仅是因为现实主义允许发生国家行为可能会违背现实主义处方的情况(由于认知偏见或误差,政治家的知识可能是错误的),而更重要的是因为现实主义理论还主张国家会因违背现实主义处方付出代价——有时是很高的代价,如华尔兹所言:“我们当然可以违反规律,但违反它们就会面临被惩罚的危险。”^③ 换言之,现实主义不仅规定(或宣扬)某些行为,也主张那些没注意这些规定的国家即使不会招致自我毁灭,也会产生损失。因此,倘若一个国家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处方,但随后遭到了惩罚,那么现实主义实际上依然有效。

所以,即使英法(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当时没有坚定地制衡纳粹德国迫近的威胁,也不能(如同许多现实主义的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证明现实主义本身有误,^④ 这实则强有力地证明了现实主义是正确的,因为英法两国因“背叛”现实主义遭到了严惩。同样,与现实主义的批评者的观点相反,只是依据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劝导行事这一点也不能证明现实主义是无效的。现实主义者可以简单地驳斥: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国家因一些非现实主义甚至是反现实主义的政策受到了严惩。^⑤ 同理,尽管过度扩张的行为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处

① 华尔兹曾经否认他的理论需要“学习”,但他之后又承认了这一渠道,尽管他使用的标签是“模仿”。参见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9;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pp.322-345;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p.118-119;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1997, p.912;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74-78, pp.127-128。另参见下一部分的论述。

② Peter D. Feaver, et al.,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Paradigm? (Or Was Anybody Ever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1, 2000, p.166。

③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p.912;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9;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pp.322-345; Peter D. Feaver, et al.,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Paradigm? (Or Was Anybody Ever a Realist?)” pp.166-167。

④ Richard Ned Lebow, “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ailure of Realism,” p.274; Paul Schroeder,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pp.108-148;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 Balancing Proposition,” pp.899-912。

⑤ Richard Ned Lebow, “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ailure of Realism,” pp.259-268。

方不一致,但19世纪之后一些过度扩张的主要尝试都失败了,而且侵略者(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纳粹德国、日本帝国)都遭到了严惩,这样的事实无疑有力地支持了防御现实主义的观点。^①最后,即使一国尝试制衡另一国,却没有成功地实现事实上的均势,也不能证明现实主义是无效的,因为制衡的努力会因各种理由而失败。^②

因此,现实主义实际上比许多批评者和赞成者所认为的更难被证伪。想要证明现实主义有误,仅仅指出一些国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规则行事是不够的:现实主义的批评者们还必须要证明这些国家事实上因违背现实主义的处方而获益或至少没有因此而受到损伤。

但现实主义者也同样有错误。因为许多现实主义者没有准确地意识到现实主义应该主要依靠选择压力来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③当面对一些国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劝导行事的证据时,他们通常会修改自己的理论,进而面临着拉卡托斯(Lakatosian)意义上的“退化(degenerative)”风险。^④

许多现实主义者要么通过引进国家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变量,要么通过坚持主张所有国家行为都与现实主义相一致来忙着为偏离现实主义处方的行为提供解释,^⑤因而,从本质上讲,科林·艾尔曼(Colin Elman)和米里亚姆·艾尔曼(Miriam Fendius

①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106; Charles A. Kupcha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3;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2001.

② 这与解释并预测行为以及社会结果的问题相关。更为详尽的论述,参见 Shiping Tang, “Idea, Action, and Outcome: The Objects and the Tasks of Social Sciences,”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790615, 登录时间:2016年7月21日。

③ 因此,有时即使是华尔兹也并未意识到选择机制对现实主义而言有多重要。参见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pp.330-332;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Correspondence: History vs. Neo-Realism: A Second Loo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1, 1995, pp.182-193;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 Balancing Proposition,” pp.899-912.

④ 笔者还要指出,国际关系学界的大量学者仍陷于社会科学的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Popper/Kuhn/Lakatosian)的实证主义哲学,却忽视了更为深刻而且更为合理的“科学实在论”学说。参见 John A. Vasquez,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 Balancing Proposition,” pp.899-912;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2003.

⑤ 在此,笔者明确声明自己完全赞成通过引入国家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因素来解释国家观念和行为的做法,笔者不赞成的是某些现实主义者在对现实主义进行大量修改之后,又宣称现实主义可以解释一切的做法。参见 Shiping Tang, “Review Article: Reconcili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narchy,” pp.713-751; Shiping Tang, “Outline of a New Theory of Attribution in IR: Dimensions of Uncertainty and Their Cognitive Challenges,” pp.299-338.

Elman)坚持的是,由于所有的国家行为都是“自助(self-help)”或“制衡”的,因此,所有的国家行为都符合现实主义。^① 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和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同样也声称戈尔巴乔夫的所有行为恰好都在现实主义的预料之中。^②

然而,这种看似明智的举动并不能促使现实主义成为一种“进步的”研究纲领,因为这种举动实际上使现实主义变得“水都泼不进(water-proof)”。从本质上来说,柯林·艾尔曼和米里亚姆·艾尔曼坚持的是,只要国家对外部威胁做出反应,就是符合现实主义的。^③ 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将现实主义简化成研究最低水平的“战略(strategic)”工具。这无疑会使所有的人成为现实主义者,也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人是现实主义者。^④ 科林·艾尔曼和米里亚姆·艾尔曼还以拒不承认(stone-walling)的态度为新现实主义提出另一则辩护:一种理论只能被另一种更好的理论代替,但没有理论会比新现实主义更好。^⑤

实际上,科林·艾尔曼和米里亚姆·艾尔曼只要坚持主张违背现实主义处方的国家(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包括错误学习)大都已受到严厉的惩罚,就能为现实主义提供更强有力和更为有效的辩护。同理,布鲁克斯和沃尔福斯以及他们的现实主义同道只要坚持主张,尽管为了把苏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困境中挽救出来,戈尔巴乔夫所采取的某些具体措施不符合现实主义的处方,但苏联解体这一后果却有力地证明了现实主义的有效性。^⑥ 此外,美国和其盟友最终获得胜利这一冷战结果完全符合现实主义的关键假设(即物质力量决定冲突对抗的结果)。然而,却鲜有现实主义者指明这一点,这些现实主义者反而尽力将戈尔巴乔夫的所有政策都贴上符合现实主义的标签,或坚持认为施加在戈尔巴乔夫及其同僚身上的物质压力过于巨大,导致他们只

①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Correspondence: History vs. Neo-Realism: A Second Look,” pp.182-193.

②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Pow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evaluating a Landmark Case for Ide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3, 2006, pp.5-53.

③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Correspondence: History vs. Neo-Realism: A Second Look,” pp.184-186.

④ 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2, 1999, pp.5-55; Paul Schroeder, “Reply: History vs. Neorealism: Another Loo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1, 1995, pp.193-195.

⑤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Correspondence: History vs. Neo-Realism: A Second Look,” p.192; Paul Schroeder, “Reply: History vs. Neorealism: Another Look,” pp.194-196.

⑥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Pow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evaluating a Landmark Case for Ideas,” pp.5-53.

拥有极其有限的选择。^① 可惜的是,如理查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指出的那样,至少戈尔巴乔夫的部分行为是很难进入现实主义的紧身衣(straitjacket)的。^② 戈尔巴乔夫完全可以选择若干条不一样的道路(如朝鲜、古巴),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因而,现实主义者没有意识到,一个能够驳斥现实主义批评者的更为有力和更有成效的方法便是证明那些没有按照现实主义处方行事的国家随后确实受到了(严厉)惩罚。然而,现实主义者仍然没有严格定义“惩罚”这一概念,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现实主义。^③ 因此,想要维护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不仅需要言明哪些行为是符合现实主义处方的、哪些是不符合的,而且需要说明那些背离现实主义处方的国家已经受到了惩罚(有时属于严惩)。^④ 同样,想要挑战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的反对者需要证明,国家不仅常会出于一些非现实主义的原因(如被国际规则和规范所约束/帮助、被国际规范所建构、形成新的自我认同或形象等)违背现实主义的处方,而且因此得到了奖励或至少逃脱了惩罚。

五 新框架的理论意义与操作规则

在界定了六大渠道,又通过厘清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次关键论战展示了新框架的效用之后,本部分指出新框架对理解国家观念和行为的意义。本部分第一小节强调所有主流的国际关系大理论(那些“主义”)都犯了一个错误:只筛选出一两个渠道而忽略了其余渠道,或是承认这六大渠道但认为它们是彼此孤立的,而这是主流国际关系大理论之间关于国家观念和国家行为的论战一直没能更有成效的主要原因。^⑤ 第二小节为采用六大渠道来理解国家观念和国家行为的实证研究提出一些基本的操作原则。

(一) 不同“主义”是怎么错误对待六大渠道的

在六大渠道中,物质约束/帮助渠道显然是最为根本的,我们肯定不能脱离物质环

① Randall L. Schweller and William Wohlforth, "Power Test: Evaluating Realism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pp.60-107.

② Richard Ned Lebow, "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ailure of Realism," pp.259-268; John A. Vasquez,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From Classical Realism to Neotradi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 13.

③ Peter D. Feaver, et al.,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Paradigm? (Or Was Anybody Ever a Realist?)" pp.166-167.

④ Randall Schweller, "New Realist Research on Alliances: Refining, Not Refuting,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1, No.4, 1997, pp.927-930.

⑤ David A. Lake, "Why 'isms' 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pp.465-480.

境。接下来是学习渠道,因为观念不会凭空出现,它们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学习产生。人工选择渠道仅靠自身不可能产生观念或行为,它只能选择存在的事物。社会系统对单元的选择是作用于那些被“学习”塑造的单元,而不是作用于一块“白板(blank slate)”。建构渠道同样依赖于学习,尽管学习并不必然导致建构。反社会化渠道也依赖于学习,能动者只有学到关于主流观念(的本质)的知识,才能反抗这些观念。然而,除了物质约束/帮助渠道和学习渠道之外,很难(也没有必要)再将其余的四个渠道依照相对权重进行排序,但反社会化渠道一定要排在社会化渠道之后。^①

然而,此处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六大渠道构成的是一个系统——它们共同塑造了国家的观念、身份、行为,从而塑造了国际系统的性质(如图2所示)。因此,尽管在分析一个具体的观念或行为时,由研究者来决定采用多少渠道,但极具误导性的做法是只选出一两个渠道而忽略其余渠道,或是仅仅承认这六大渠道但把它们当成是彼此孤立的。遗憾的是,所有主流国际关系大理论不是以这种方式就是以那种方式犯了这样的错误:每种理论都指责其他理论忽略了自己所支持的渠道,却无视自己的过失(总结可参见表1)。^②而这正是主流国际关系大理论之间关于国家观念和国家行为的论战一直没能更有成效的主要原因。^③

表1 关键的理论家如何处理六大渠道

渠道/途径	华尔兹 (结构现实主义)	基欧汉 (结构新自由主义)	温特 (结构建构主义)
约束/帮助:纯物质的	+(但仅是暗示)	+(但仅是暗示)	-
学习	+	+(大部分是正面学习)	+(大部分是正面学习)
约束和帮助:物质的和观念的	+	+	+
人为选择	+	+	+
构成/建构	-	-	+
反社会化	-	-	-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代表支持该渠道;“-”代表忽略了该渠道;问号是指理论家论述的模糊性和矛盾性。

① 用更哲学的语言表述就是,物质约束/帮助渠道和学习渠道比其余四个渠道更具本体论的优先性。
② 当然,国际关系学(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并不是唯一犯了这个错误的社会科学学科。在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家也大都完全忽略了选择渠道而只依赖于学习(如最优化)渠道。有关这方面的经济学早期评论文章,参见 R. C. O. Matthews, “Darwinism and Economic Chang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36, supplement, 1984, pp.91-117。
③ David A. Lake, “Why ‘isms’ Are Evil: Theory, Epistemology, and Academic Sects as Impediments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gress,” pp.465-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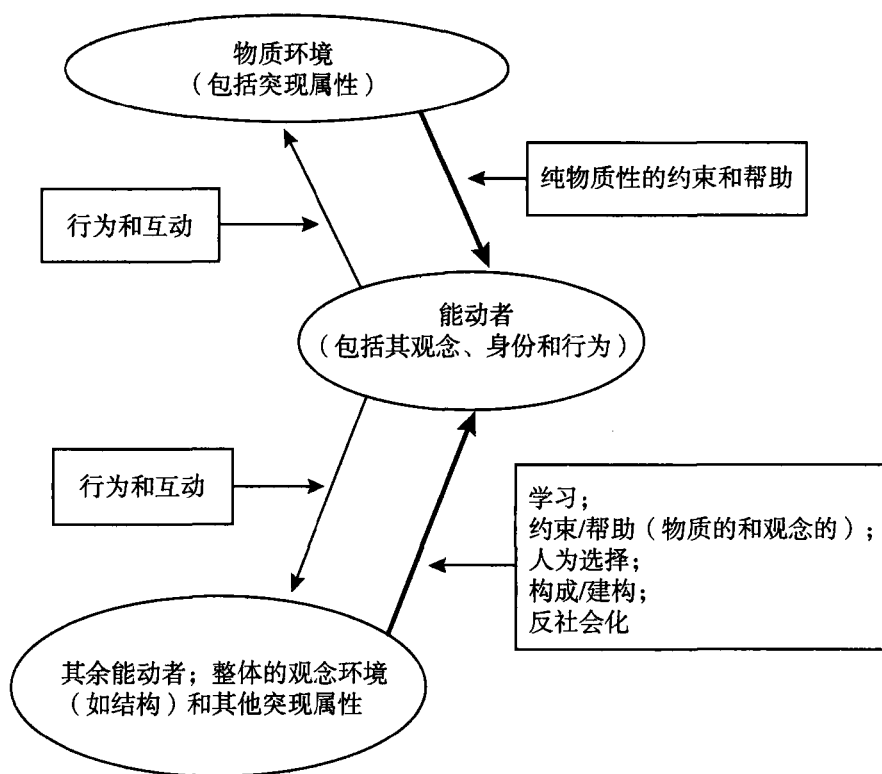


图2 六大渠道如何共同发挥作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尽管本文的讨论主要涉及系统如何影响能动者(如国家)的问题,但为了完整起见,笔者也展示了另一个方向(即能动者如何通过其观念和互动影响系统中的其他成分)。为了反映出系统在任何给定时间总比单独的能动者更强大这一事实,前者用粗箭头表示,后者用细箭头表示。

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对现实主义者忽视国际组织和机制的约束和帮助作用的批评是准确的,建构主义者对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忽略“建构”的指责也是正确的,而现实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遗忘“选择”的责备同样是恰当的。^① (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也会指责新自由主义者关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观

①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1984;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1989;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9;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pp.330-332; Peter D. Feaver, et al.,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Paradigm? (Or Was Anybody Ever a Realist?)” pp.166-167.

念性约束和帮助的论述,尽管两者是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机制不具有约束(或帮助)作用,国际机制因而仅仅维持着“虚假的承诺(false promises)”。^①与之相对,建构主义者则指责新自由主义者主要支持正式的规则,不恰当地忽略了规范(作为非正式规则)和身份。^②

华尔兹强调了通过淘汰单元或通过用其他方式惩罚单元的“人为选择”渠道,却否定了学习渠道、规则和规范的约束和帮助渠道以及构成/建构渠道在塑造国家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引人注目的是,华尔兹坚持认为(制衡行为的)人为选择渠道可以在没有学习的情况下发挥作用。^③然而,如一些学者正确指出的那样,权力制衡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学习的:国家只有了解他国实力,才能知道要制衡谁。^④之后,华尔兹不可避免地承认某种形式的学习对其均势理论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尽管他使用的是“模仿(imitation)”一词。^⑤

如建构主义者指出的那样,倾向于使用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方法(如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学者一般强调学习渠道和选择渠道,却不重视建构渠道。^⑥建构主义者还指出,新自由主义者只依赖于外部(external)规则的约束和帮助。然而,建构的确会发生,或许比建构主义的赞成者和反对者意识到的还要更加频繁和普遍。毕竟,华尔兹自己就是被他所关注的冷战期间两级系统的稳定和和平所建构,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也被其关注的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系统的稳定性建构了。^⑦诸如主权和民族主义这些观念经由国际关系理论家得到传播和内化,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1995, pp. 5-49; John J. Mearsheimer, "A Realist Rep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p. 82-93.

②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9.

③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4-78, pp. 127-128.

④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pp. 164-165, p. 173; Jack S. Levy, "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 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pp. 279-312; 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2000/2001, p. 138.

⑤ 华尔兹否认学习渠道的作用可能是因为他将“学习”等同于“理性”,而他认为自己的框架并不需要“理性”。笔者认为,尽管理性严重依赖于学习,但“理性”却不等同于“学习”。参见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p. 331;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9.

⑥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9;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rea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ocial Environment," pp. 488-494.

⑦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9;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1984; Mohammed Ayoob, "Inequality and Theoriz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ase for Subaltern Realism," pp. 32-37.

这一过程无疑对现代国际关系成为一门科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 回到关于国家的讨论,当今所有的国家都被自己的历史经历所建构,也被主权、民族主义、现代性和全球化所建构。^②

因此,现实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和其他理性选择理论家否定构成或建构渠道在塑造国家行为(转而塑造国际系统)方面作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套用福柯的话,观念确会传播,而且有些观念确会深入渗透进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当我们将一些观念加以内化时,这些观念确能在不知不觉中塑造我们的行为。^③ 尽管我们通常很难去评估构成/建构这一渠道与学习、选择、约束/帮助、反社会化这些渠道相比在塑造特定行为上的准确权重,但否认我们能够被建构的看法肯定是不成立的。

同时,建构主义者大多重视正面学习渠道和建构渠道,却忽略负面学习渠道和(特别是)人为选择渠道。^④ 实际上,许多建构主义者都错误地把“社会化”狭隘地定义为正面学习(即从他者的教导和说服中学习)和有意识的内化。^⑤

但是,负面学习对正面学习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前者,后者就丧失了基础。许多因正面学习产生的观念通过负面学习被优先放在更稳固的地位:没有某种负面学习,能动者根本无从知道哪些观念是好的,哪些观念是不好的。建构过程同样需要某

① Hedley Bull and Adam Wast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1984; Antony Anghie,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Ays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2011.

② John G. Ruggi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Vol.35, No.2, 1983, pp.261-285; Hedley Bull and Adam Wast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1984; Hendrik Spruyt,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Extension of the Westphalian System: The Normative Basis of the Modern State Order," pp.65-92; Antony Anghie,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Shogo Suzuki, *Civilization and Empire: China and Japan's Encounter with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2009; Ays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2011.

③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1939[1994]; Michel Foucault, *Power*.

④ 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A Framework for Studying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Em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pp.43-45;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324-336; Jeffrey T. Checkel,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5, No.3, 2001, pp.553-588; Jeffrey T. Checkel, "Introduction," in Jeffrey T. Checkel, 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pp.3-2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rea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ocial Environment," pp.487-515;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2008;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2009.

⑤ 这些文献也忽视了权力在社会化中的作用,这反映了基于和谐学派(harmony approach)的理论具有深刻的认知偏差。参见 Kai Alderson, "Making Sense of State Socialization," pp.415-433;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rea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ocial Environment," pp.487-515; Jeffrey T. Checkel, "Introduction," in Jeffrey T. Checkel, 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in Europe*, pp.9-14; Shiping Tang,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2011.

种施加于能动者的选择压力(即存在某种针对违反规范的行为的制裁)来实现,尽管不一定要通过淘汰来实现。除非能动者在背离系统(规范性)文化时,会时常遭遇惩罚,否则这种理论就很难站住脚,或最多只能拥有得以延续的薄弱基础。^①

此外,与建构主义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以及乌托邦(utopian)传统相一致,建构主义者倾向于强调能动者将西方的主流观念加以内化基本上是“好的”。^②换言之,建构主义者常常高估了能动者想要被(西方)系统规范“(正面)社会化”的愿望,却低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单元会将不好的观念加以内化(例如接受具有误导性的系统理念、遵守具有误导性的行为准则或是学习错误的观念),这样的内化又会导致不良的行为和后果。^③英国学派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它坚持认为欧洲系统(或国际社会)的拓展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多半是幸事。^④然而,欧洲列强对地缘政治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观念的内化以及近代日本帝国对“文明国家”这一主导观念的内化确实给其他国家,(最终)也给它们自己带来了灾难。此外,对特定规范的内化可能会招致“污名(stigma)”,从而扼杀能动者的能动性。^⑤

除此之外,作为系统影响国家的关键,人为选择渠道也被建构主义者所忽略,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么做实际上是将建构主义置于危险之中。没有人为选择,建构主义将难以预测国家行为,只能宣扬某些行为,并希望国家能遵从其所有处方。在这种情况下,建构主义是极易受到攻击的:所有建构主义的反对者只需要证明国家没有被完全“社会化”。而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完全可以证明出来的,因为反社会化是社会系统所固有的,任何社会系统都不能将内部存在的所有单元彻底社会化。

相比之下,如前文所述,尽管现实主义也为国家行为开处方,但它有一条退路:人

①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1939[1994]; Michel Foucault, *Power*.

②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Competing Paradigms or Birds of a Feather? Constructivism and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Compar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4, No.1, 2000, pp.97-119; Jeffrey T. Checkel, “Why Comply? 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 pp.553-588;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rea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s Social Environment,” pp.487-515.

③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1996; Kathryn Sikkink, “Trans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Human Right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31, No.3, 1998, pp.516-523; John M. Hobson and Jason C. Sharman, “The Enduring Place of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Tracing the Social Logics of Hierarchy and Political Change,” pp.63-98;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pp.9-11; Ays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2011.

④ Hedley Bull and Adam Watson, eds.,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1984.

⑤ Ays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2011; Erving Goffman,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3; Norbert Elias and John L. Scotson, *The Established and Outsiders*, London: Sage, 1994.

为选择终会驱使国家采取某些行为。因此,倘若建构主义想更能站住脚,它(要像现实主义那样)不仅要详细说明它期待国家何时须按照特定的方式行事,也要详细说明没听从的国家是不是会受到惩罚。选择必须成为所有国际政治主流理论(包括建构主义在内)逻辑的一部分。如果建构主义可以将选择(和反社会化)渠道纳入它的分析框架中,建构主义将会成为国际关系领域里更具说服力的理论路径。

作为国际系统塑造单元的关键渠道之一,反社会化为绝大部分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所忽略。因此,这些理论家极易犯有“过度社会化(over-socialized)的人(或能动者)”这种帕森斯式的功能主义错误,他们会用“过度社会化”的能动者来解释一个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和吸引力。^① 譬如,扎拉科尔没能指出,对那些(身为外来者)被“污名化(stigmatized)”的非西方国家(即革命后的土耳其、1945年后的日本和后冷战时代的俄罗斯)来说,反社会化也是一种可行策略。^② 否则他的著作会更为出色。在扎拉科尔看来,这些非西方国家只有两种可行策略来处理“污名化(stigmatization)”问题:一种是尝试正常状态(学习),另一种是接受污名或对污名加以内化。^③ 不仅如此,扎拉科尔还进一步断言“能动者一旦对污名加以内化,便无法从中摆脱:所有的后续行动都是这种初始状况的结果”。^④ 只有承认反社会化是关键渠道之一,我们才能避开这种典型的帕森斯式的功能主义谬误。^⑤

最后,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论述大都没能重视六大渠道中最基本的渠道:物质环境的约束和帮助,只有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所强调的“水域的阻遏力量(stopping power of water)”以及丹尼尔·杜德尼(Daniel Deudney)的“语境下的物质主义(contextual materialism)”是少数例外。^⑥ 因此,几乎所有主流的国际关系大理论都或多或少面临着“飞离地球(flight away from the earth)”的危险,而在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化工作中,时间和空间只起着微小的作用。^⑦

① Dennis H. Wrong, "The Oversocialized Conception of Man in Modern Sociology," pp.183-193; Jennifer Sterling-Folker, "Competing Paradigms or Birds of a Feather? Constructivism and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Compared," pp.97-119; Stacie E. Goddard and Daniel H. Nexon, "Paradigm Lost? Reassessing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1, No.1, 2005, pp.9-61.

② Ays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2011.

③ Ays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p.104.

④ Ays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p.96.

⑤ Shipping Tang, "Foundational Paradigms of Social Sciences," pp.211-249; Shipping Tang, *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2011.

⑥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2001; Daniel H. Deudney, *Bounding Power: Republican Security Theory from the Polis to the Global Village*, 2007.

⑦ 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总而言之,在任何社会系统中,能动者的行为是由一个基于人类社会的各种力量和各种维度的系统的六大渠道塑造的。因此,极具误导性的做法是只选出一两个渠道,或承认这六大渠道却认为它们在塑造单元行为上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反之,我们必须要把六大渠道当成一个系统,还要承认每个渠道都塑造了能动者的观念和行为。所以,尽管在解释具体的观念或行为时由研究者来决定采用多少渠道,但是牢记全部的六个渠道能够防止我们落入重视一些渠道却全然忽略其他渠道(仿佛其他渠道不存在)的陷阱。国际关系大理论之间关于国家观念和行为的最主要争论没能得出更加富有成效的结论的主要原因便在于此。

(二) 将六大渠道用作分析工具的操作规则

基于前文的讨论,笔者这里为采用六大渠道作为分析工具的实证研究提出一些基本的操作规则。

第一,作为一项一般性的操作规则,采用一个以上渠道的研究比只采用一个渠道的研究更具解释力。例如,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批判早期建构主义文献在讨论规范的传播与构建时只依赖于(被当作社会化的)正面学习和建构渠道(即国际规范的提供者将规范教给或强加给局部的行为体,局部的行为体随后接受这些规范,并把这些规范加以内化)。^① 阿查亚随后引入了局部行为体的反社会化因素,进而更好地理解东南亚地区的规范构建问题。夏洛特·爱泼斯坦(Charlotte Epstein)、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和蒲晓宇同样批判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只关注西方国家对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化”,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仅面临着将其他国家“幼儿化(infantilizing)”的危险,而且使西方学者看不到其他非西方或欠发达国家活跃的反社会化现象。^② 当爱泼斯坦等学者结合了社会化渠道和反社会化渠道时,他们也为崛起国的行为以及崛起国与原有强国和规范的互动提供了更清晰的图景。唐世平和龙世瑞批判了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许多文献在讨论军事干预主义时主要谈及学习渠道,却很少涉及人为选择渠道的现象,并通过结合(正面的和负面的)学习渠道和人为选择渠道,为二战后美国的军事干涉主义提出了更完整的解释。^③

第二,由于物质约束/帮助渠道和学习渠道是六大渠道中最基本的两个渠道,因

① Amitav Acharya, *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2009.

② Charlotte Epstein, "Stop Telling Us How to Behave: Socialization or Infantilization?" pp.135-145; Randall L. Schweller and Xiaoyu Pu, "After Unipolarity: China's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n Era of U.S. Decline," pp.41-72.

③ Shiping Tang and Joey Shi Ruey Long, "American Military Interventionism: A Social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8, No.3, 2012, pp.509-538.

此,这两个渠道一般都应该被用于分析国家观念和行为。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华尔兹犯了一个关键性错误,他坚持认为选择渠道可以脱离学习渠道发挥作用,进而暗中将人为选择渠道(即使不是对国家进行淘汰,也是对国家进行惩罚)置于学习渠道之前。^①

第三,由于学习渠道和人为选择渠道都拥有若干子模式(sub-forms),除了要避免使用“社会化”这一太过粗糙的术语外,我们在谈论学习渠道和人为选择渠道如何塑造国家观念和行为时也要更精确。

第四,为了避免陷入“过度社会化”的国家的功能主义陷阱,在探讨国家的社会化时,我们必须牢记反社会化渠道。

第五,也是要求最高的一点,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不同渠道的权重也许会发生变化。因此,时间对六大渠道的运用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具体来说,人类社会伊始,由于人类只产生了极少(好)的观念,因而只能更多地受制于自然界的变幻莫测。那时,物质约束/帮助渠道和学习渠道是国际系统(实际上是局部的次级区域系统,如古埃及、两河流域、古代中国)影响以部落、首领、古王国等形式出现的国家的主要力量。当人类的祖先产生了更多观念,并且从大自然那里征服了更多领土时,物质力量和观念力量的约束和帮助作用就变得更为普遍和深刻。

此外,战争也开始出现在人类社会,约公元前 6000 年到公元前 4000 年之间的古安纳托利亚、埃及和两河流域首先燃起了战火,随后在约公元前 4000 年到公元前 3000 年之间的古代中国也发生了战争。随着战争的出现,对国家的人为选择在这些古老的地区系统中成为一股塑造国家观念和国家行为的残酷而强大的力量。在战争出现之后,随着我们的祖先从对方那里征服了更多的领土,人类开始拥有更为完整的地区系统。在这些系统中,一些系统层面的观念开始兴起。这些观念具体包括: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约公元前 3000 年)的“神圣的勇士之王(divine warrior kings)”、古代中国(约公元前 1500 年)的“天下(Tianxia; all under heaven)”、古印度的贵族王子所必学的治国之术以及古希腊系统的“荣誉文化(culture of honor)”。^②只有在系统层面的观念出现之后,我们才能谈论地区性国际系统对国家的“构成和建构”以及国家反抗这些古代国际系统观念的“反社会化”。而且,只有在(航海活动造成的)全球化时代来临之后,我们才能谈论全球国际系统对国家的“构成和建构”以及国家反抗某些全球规则和规范的“反社会化”。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9; Kenneth N.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pp.322-345.

② 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3;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ter 4.

第六(与第五点相关),由于不同渠道的相对权重在人类历史中发生过变化,而且由于作为一个系统的六个渠道是彼此相互作用的,因而分配不同渠道的权重并不容易,有时甚至是毫无助益的。^①

第七,由于六大渠道构成了一个系统,而且不同渠道的权重在时空上发生过变迁并仍在变迁,因此,对于六大渠道在塑造一个特别国家的具体观念和行为时如何相互作用,我们不可能事先(ex ante)做出确切论述。在具体的实证工作中,最终是由研究者来决定共有多少渠道在塑造一个特别国家的具体观念和行为上彼此作用。本文的框架旨在为研究者提供选项单,从而防止研究者进入一些关键盲区。

六 结论

基于对既有国际关系甚或广义社会科学中关于系统、结构以及能动者—结构研究的批判性思维,笔者认为国际系统通过六大彼此相互作用的渠道塑造国家的观念和行动。在大量的国际关系文献中,对国际系统影响的既有讨论既不充分也不具建设性,这是因为国际关系学者一般只筛选出一两个渠道或是对六大渠道厚此薄彼。因此,有关国家观念和行为的大量讨论没有建设性(即使不具有妨碍性)。为了充分理解国际系统中能动者的行为,我们必须将六大渠道全都考虑在内。通过强调国际系统塑造国家的六大渠道,本文构建的框架为更充分地理解国家行为补上了关键的缺失部分。

当然,对于理解国家行为而言,掌握国际系统塑造国家的六大渠道虽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够的。为了充分地理解国家行为,我们必须将系统的影响与国家行为背后更加直接的内部驱动相联系,这些驱动包括:利益(很显然被国家的精神特质、身份、文化和历史塑造)、能力、意图和决心。^② 本文和其他相关文献所构建的框架为在这个具有挑战性领域进一步探索的学者指出了更为有效的研究方向。

(截稿:2016年7月 责任编辑:王鸣鸣)

^①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1997.

^② Shiping Tang, "Outline of a New Theory of Attribution in IR: Dimensions of Uncertainty and Their Cognitive Challenges," pp.299-338.